

艺术之外的“马踏飞燕”

晁华山

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节目介绍了甘肃省的三件国宝级文物，其中河西走廊武威市出土的铜奔马特别引人注目。铜奔马最初称为“马踏飞燕”，造型精美且有丰富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本文作者从几个方面对铜奔马略作引申介绍。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节目介绍了甘肃省的三件国宝级文物，其中河西走廊武威市出土的铜奔马特别引人注目。出土铜奔马（最初称“马踏飞燕”）的雷台汉墓的主要情况可略作介绍：雷台汉墓的年代按照出土遗物和墓志记载，综合推测是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那是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初。墓主人是张掖和武威当地割据政权前凉的高官张秀，他也是一位武将，还娶了曹操的女儿，地位相当显赫。

在下文中，笔者拟从几个方面谈谈艺术之外的“马踏飞燕”。

第一，铜奔马和骑兵队列的马是大月支人提供的汗血马的形象

武威是河西四郡之一，位置在最东面，环境适合农耕，是月支族里从事定居农业的小月支人居住的地方，小月支人当初没有随大月氏人西迁。大月支人以汗血马帮助汉武帝训练骑兵，从这里赶走匈奴，使小月支人得以安居乐业。武威历史上最重要的战

争就是汉武帝时期赶走匈奴的战争。

已知墓主人既是行政高官又是将官，那么按照武威当地历史来推测，自然会联想到大家熟知的张骞通西域以及随后的历史。那么将这些青铜兵士和车马看作汉武帝时期的骑兵队列的象征，应该不算太过分。深层的理由下面还会再讲到。

武威铜奔马是低矮型马。在我国西北地方的汉墓，也包括武威其他汉墓出土的一些陶马、木马和铜马，有些

经考古专家研究，被认定是大宛马和乌孙马形象，在一些博物馆都有展出（图一）。马的形象与武威铜奔马相同，所以说，武威这个队列所有的马都是汗血马。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上世纪40年代以来曾经发掘出相当于我国战国秦汉时期的汗血马的许多完整实体，巴泽雷克在我国新疆北端国境线以北附近，因为那里是永久冻土带，活马被击杀后立即掩埋冰冻。发掘报告中有实体马

的照片，也有复原的彩色图画，火红色，矮个头，这种马经现代马类专家辨认确定学名是中亚矮种马（图二）。有关中亚矮种马历史和现状的专业研究可参阅网上的众多文章。

第二，大月支人提供的汗血马是在敦煌渥洼池和河西走廊各地包括武威有水草的地方训练成战马的

甘肃河西走廊敦煌西南郊有渥洼池和西汉寿昌城遗址。

（下转14版）➔

◀（上接12版）

“改文章时多站在不同人的立场尝试回答他们的质疑”

文汇报：您发过 *Classical Quarterly*、*Hermes*、*Philologus* 这种在古典学领域有着崇高声誉的期刊，这非常不容易，特别是您的论文研究基本都是有着很长传统的话题。写类似这样的论文要花多少精力？

冼若冰：一般一篇稿子从酝酿到发表要三四年时间，其中经历无数修改。我投稿的时候比较注重期刊传统和我研究对象的联系。比如 Friedländer 1851 年在 *Philologus* 上发文讨论奥德赛第七卷对 Alcinous 宫殿的描写里反常的直陈式现在时，我的相关研究也投给了 *Philologus*；其他很多论文也有类似的学术史渊源。写作方面，我觉得首先要确定：（1）基于扎实的文本研讨和与以往学者的交锋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新观点；（2）你能够用简洁明了的方式给出论证。前者需要熟稔原文和大量二手文献阅读（荷马研究更是如此），这是得出新结论的前

提；后者对写作技巧要求较高，非母语写作尤其困难。我的英语和德语写作水平只能说是很一般。我的经验是表达要尽量清晰，尽可能反复修改出顺畅简明的句子；毕竟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一篇文章改几十遍、上百遍是常事。对于汉语学界的青年学者，我的建议是首先明确，你拿来写作的学术语言只能是你的同行看得懂的语言（即英法德意的一种，很遗憾，现在慢慢演变成只有英文一种）。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中文写作不会影响你的论文的学术水准，但是你无法参与古典学主流学界的前沿对话。明确这点以后就是训练。改文章时多站在不同人的立场尝试回答他们的质疑：对于一般的专业读者，我的这个表达能被理解吗？对于和我学术立场不一样的同行，我如何就某学术争议给出尽可能客观的论述？

文汇报：投稿有没有什么趣事，或者值得一提和主编以及评议打交道的经历？

冼若冰：德国的期刊尤其是 *Hermes* 和 *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 比较传统，主编的话语权比较大。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第一次给 *Hermes* 投稿，Köhnken 主编（他负责古希腊语文的部分）基本只寄信，手写评审意见。*Hermes* 比较奇怪的点在于，

每篇接收的论文需经过三位主编同意，虽然每个人主要负责一个方向（古希腊语文学，拉丁语文学和古代史）。Köhnken 主编去年去世，我很难过，经他编辑审定的论文其实是在他去世后才正式出版；我刚刚在 *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 发表了一篇文章，反驳 Köhnken 关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一个概念的解读，如果他还在世，或许他会再反驳我。英美（包括荷兰）投稿一般是双盲外审，主编的话语权比较少，一般两个评审人只要有一个给出负面的评审意见，主编就毫不犹豫拒稿。即使是负面的评审意见（只要不完全是学派冲突）也会有一定帮助。不过，我的感觉是一般正面评审意见的帮助更大；评审希望论文发表会多写几句帮助你完善论文。等待审稿一般三个月左右，有时更长，半年以上；这完全取决于评审的节奏。

文汇报：您提到欧陆，比如德国，和英美一些刊物的编辑投稿上的差异，您觉得这会影响到文章写作、录用以及其他研究导向等实质性问题么？会不会写作欧陆研究风格的作者不被英美期刊接收？

冼若冰：我觉得如果都是高水平的期刊，本质上差异不大。我自己既在欧陆，也在英美发论文。可能文风上英美期刊喜欢更简洁明了的；美国有

些顶级期刊，倾向于相对比较的论题，也可以发更长一些的文章。但是考虑到不少期刊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英美的 *Ramus* 和 *Arethusa* 比较偏古代文本和现代理论的结合，如果是纯传统语文学的论文可能应试着去投别的期刊。

文汇报：很多没有投稿经验的青年学者有选择期刊的困惑，比如是否应该从更有可能被接收的刊物开始投稿？

冼若冰：发文章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就一个学术问题对于学术界有原创性贡献。确实英美学界的顶级期刊评审会相对更严格，但我觉得不需要太在意这个事情，还是要找到和自己处理的问题学术关联度大的期刊。比较负面的情况是，国内高校往往关心一个期刊是不是 A&HCI 的。但很多古典学重要的期刊并不在这个 Index 中，比如古代哲学最重要的刊物之一 *OSAP*，德语区的 *RhM* 和 *MH*；这一点上，古代史相对更吃亏，像 *ZPE* 和 *Chiron* 这样的重要期刊都不属于 A&HCI。我们的学术评价要实事求是，不能按一个死板的 Index 来判断。总的来说，我觉得重要的是你的论文要达到一定标准，找出一些风格和传统与你的论文处理的对象匹配度高的期刊，这时候可以考虑先从知名度高的投起。

文汇报：我觉得在没有专业人士指导，纯粹量化标准化的体系下，A&HCI 对于人文学科的确多少可以有一些引导或者说规范作用。适当考虑这个索引，有时候比纯粹抓瞎要强。但另一方面，好文章从来不是以发表地的好坏来评论的，更何况这个索引本身有很多问题。正如您所说，一方面不是不少好期刊其实并不在这个索引里；另一方面，您没有提到，有一些并不怎么好的杂志，却在这个索引之中。这就导致稿件的流向其实不完全是学术导向的，而有很大程度上是背后的行政考核机制在发挥作用。这当然也导致很多刊物每年的投稿量都在增加，但与之相随的就是拒稿率的上升。不过既然要投稿，那难免会遇到退稿或者拒稿。对此您有何经验？

冼若冰：我很理解青年学者的发焦虑。我自己则比较幸运，早已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了；现在不会太在乎接收还是拒稿。如果有好的评审意见，拒稿也是极大的提高和帮助；我确实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评审和编辑没有对接收的论文给任何修改意见，这倒不一定是好事。认真对待负面评审意见（包括正面评审意见的负面部分），总是我收到评议报告首先要做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我不建议向主编就评议结果“申诉”。